

得其所是故後世以歌詠之善之故言之言
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夫詩
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
其位焉百姓歎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
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
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
哉仁人之德教也誠惻隱於中惻幅於內不能
已於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見天下強
陵弱衆暴寡幼孤羸露死傷係虜不忍其然是

以孔子歷七十二君異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
使民生於全育烝庶安土萬物熙熙各樂其終
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澤不洽於是
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後人恩施其惠未
嘗輟忘是以百王尊之志士法焉誦其文章傳
今不絕德及之也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此
之謂也

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非
求報於鬼神也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

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夫有陰
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
不修水爲人害禹鑿龍門闢伊闕平治水土使
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教以君臣之
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
食不足后稷教之闢地墾草糞土樹穀令百姓
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
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後世繼
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周頌曰豐年多黍多

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
洽百禮降福孔偕禮記曰上牲損則用下牲下
牲損則祭不備物以其舛之爲不祭也故聖人
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
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
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有一
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乎
何山之固也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

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
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
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
而右太行當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
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
船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祭其士衆何太公
對曰臣問愛其人者菽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
其餘胥咸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

公出邵公入王曰爲之祭何邵公對曰有罪者
知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
入王曰爲之祭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
無變舊制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
曰廣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
仁而有德也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者必
如然後行行一不義殺一無辜雖以得高官大
位仁誼不爲也夫大仁者愛近以及遠及其有

所不詣則虧小仁以就大仁大仁者恩及四海
小仁者止於妻子妻子者以其知營利以婦人
之恩撫之飾其內情雕畫其偽孰知其非真雖
當時蒙榮然士君子以爲大辱故其工雕畫者
里鄰祈其智非無所識也然而爲聖王所誅者
以無德而苟利也豎刀易牙毀體殺子以干利
卒爲賊於齊故人臣不仁莫甚之亂生之臣而
仁國治主榮明主榮焉宗廟太寧夫人臣之貴
不況於人主乎故桀紂以不仁失天下湯武以

積德有海土是以聖王貴德而務行之孟子曰
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古人
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有而已
是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歛
於民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
下諸侯與境內自太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
樂令上樂其樂下傷其費長獨樂者也不可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遇燕燕君逆而出城
桓公問筦仲曰諸侯相道固出境乎筦仲曰非

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
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
與燕君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云靖恭爾位好
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此之謂也

景公探爵獻穀弱故反之晏子聞之不得請而
入見景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胡爲者也景公
曰我探爵獻穀弱故反之晏子遂巡北面再拜
而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景公曰寡人入探
爵獻穀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

對曰君探爵獻穀弱故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之
愛禽獸之加馬而況於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景公親嬰兒有乞於途者公曰是無歸夫晏子
對曰君存何爲無歸使養之可立而以聞

景公遊於壽宮親長年貧新而有饑色公悲之
喟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
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遠治國
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
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餒寡之

不室者諭而供秩馬景公曰諾於是老弱有養
鰥寡有室

相公之平凌是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
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
未返也相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覺仲入見曰
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
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覺
仲曰令國丈夫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孝宣皇帝初即位守廷尉吏路溫舒上書言尚

德緩刑其詞曰陛下初即至尊與天合符宜改
前世之失正始受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
絕以應天德天下幸甚臣聞往者秦有十失其
一尚存治獄吏是也昔秦之時滅文學好武勇
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謂之誹謗謂過
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
鬱於首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董惡實禍蔽
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海內賴陛下
厚恩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婦戮力安

家天下幸甚然太平之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
天下之命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書曰與其
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
以刻爲明深者淺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吏
皆欲入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
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
之計歲以萬數此聖人所以傷太平之未洽也
以是也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
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誣詞以示之史

治者利其然則拍道以明之上奏恐却則鍛鍊
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自陶聽之猶以爲死
有餘罪何則成鍊之者衆而文致之罪明也是
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無理偷爲一切不顧
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去畫地作獄議不
可入刻木爲吏期不可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
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政離親
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臣所謂一尚存也目
聞鳥獸之外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

而後良言進故傳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汚國君
舍垢大之道也目昧死上聞願陛下察誹謗聽
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改亡秦之一失
遵文武之嘉德者法制寬刑罰以廢煩獄則太
平之風可興於世福履和樂與天地無極天下
幸甚書奏皇帝書之後卒為臨淮太守

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
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
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使不歸

之民役愁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
牧百姓養育之而重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
稱為人君於後世哉平公曰善乃罷臺役

趙簡子春築臺於邯鄲天雨而不息謂左右曰
可無趨種乎尹鐸對曰公事急厝種而懸之臺
夫雖欲趨種不能得也簡子惕然乃釋臺罷役
曰我以臺為急不如民之急也民以不為臺故
知吾之愛也中行獻子將伐鄭范文子曰不可
得志於鄭諸侯雖我憂必滋長郤王又曰得鄭

是兼國也兼國則王王者固多憂乎文子曰王者盛其德而遠人歸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有王者之功故多憂今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捨玦珮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箏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計民之生也必以時

而既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也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中行穆子圍鼓鼓人有以城反者不許軍吏曰師徒不勤可得城奚故不受曰有以吾城反者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我獨奚好焉賞所甚惡是失賞也若所好何若不賞是失信也奚以示民鼓人又請降使人視之其民尚有食也不聽鼓人告食盡力竭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張孔子不受獻魚者
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
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
人將乘之今吾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
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
無祭乎。

鄭伐宋宋人將與戰華元殺羊食其御羊斟
不與焉及戰曰疇昔之羊羹子為政今日之事
我為政與華元馳入鄭師宋人敗績

莊辛問莊辛曰君子之行祭何莊辛對曰居不
為垣墻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
此君子之行也楚王復問君子之富祭何對曰
君子之富假貸人不德也不貴也其食飲人不
使也不役也親戚愛之眾人喜之不肖者事之
皆欲其壽樂而不傷於患此君子之富也楚王
曰善。

丞相西平侯于定國者東海下邳人也其父號
曰于公為縣獄吏決曹掾決獄平法未嘗有所

宛郡中離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敢隱情東海
郡中為于公生立祠命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
無子少寡養其姑甚謹其姑欲嫁之終不肯其
姑告隣之人曰孝婦養我甚謹我哀其無子守
寡日久我老累于壯奈何其後母自經死母女
告吏曰孝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
吏欲毒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以上府于公以為
養姑十年以孝聞此不殺姑也太守不聽數爭
不能得於是于公辭疾去吏太守竟殺孝婦郡

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下求其故于公曰孝婦
不當死前太守強殺之咎當在此於是殺牛祭
孝婦家太守以下自至馬天立大雨歲豐孰郡
中以此益敬重于公于公築治廬舍謂匠人曰
為我高門我治獄未嘗有所寬我後世必有封
者令容高蓋駟馬車及于封為西平侯
孟簡子相梁并衛之時門下使者幾何人矣孟
曰吾子相梁并衛之時門下使者幾何人矣孟
簡子曰門下使者有二千餘人管仲曰今與幾何

人來對曰且與三人俱仲曰是何也對曰其一
人父死無以葬我為葬之一人母死無以葬亦
為葬之一人兄有獄我為出之是以得三人來
管仲上車曰嗟茲手我窮必矣吾不能以春風
風人吾不能以夏雨雨人吾窮必矣
九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為善德者
利欺之也故君子羞言利名言利名尚羞之况
居而求利者也

周天子使冢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

夫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
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為人君
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為惡尚不可止
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八佾以此化
於國人國人安得不解於義解於義而縱其欲
則災害起而目下僻矣故其元年始書螟言災
將起國家將亂去爾孫卿曰夫闢者忘其身者
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湏臾之怒而闢
終身之禍然乃為之是忘其身也家室離散親

戚被戮然乃爲之是忘其親也君上之所致惡
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乃犯之是忘其君也今禽
獸猶知近父母不忘其親也人而忘其身內忘
其親上忘其君是不若禽獸之仁也凡鬪者皆
自以爲是而以他人爲非已誠是也人誠非也
則是已君子而被小人也夫以君子而與小人
相賊害是人之所謂以狐白補犬羊身塗其炭
豈不過甚矣哉以爲智乎則愚莫大焉以爲利
乎則害莫大焉以爲榮乎則辱莫大焉人之有
鬪何哉此之狂惑疾病乎則不可回日人也而
好惡多同人之鬪謀愚惑失道者也詩云式號
式呼俾晝作夜言鬪行也

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
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曰衛孔子曰君子
以忠爲質以仁爲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
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圍何必持劍乎子
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
樂羊爲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懸其

子示樂羊樂羊不為衰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
其子而遺之樂羊食之盡一在中山見其誠也
不忍與其戰果下之遂為魏文侯開地文侯賞
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麇使秦西巴持歸其
母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
秦西巴居一年召以為太子傅左右曰夫秦西
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
一麇而不忍又將能忍君子乎故曰巧詆不如
拙誠樂羊以有功而見疑秦西巴以有罪而益
信由仁與不仁也

智伯還自衛三卿燕于藍臺智襄子戲韓康子
而侮段規智伯聞之諫曰主弗備難難必至
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異於是
夫卻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欒有叔祁
之詐范中行有函冶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
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
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
無大患今主一謀而媿人君相又弗備曰不敢

興難母乃不可乎。嘻，不可不懼。蚋蟻蜂蠆皆能害人，況君相乎？不聽。自是五年而有晉陽之難。段規反而殺智伯，子師遂滅智氏。

智襄子為室，美矣。茁夕為智伯曰：室美矣。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智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記有之曰：高山浚源，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太勝人，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說苑卷第五

說苑卷第六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上

復恩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夫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尚必報。是故臣勞動以為君，而不求其賞；君持施以牧下，而無所德，故易曰：勞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與以市道，接君懸根以待之，臣竭力以報之，遠臣有不測之功，則主加之以重賞，如主有超異之恩，則臣必死以復。

之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蟹前足鼠後足兔
是獸也甚矣其愛蛭蛭巨虛也食得甘草必齧
以遺蛭蛭巨虛蛭蛭巨虛見人將來必負蟹以
走蟹非性之愛蛭蛭巨虛也爲其假足之故也
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蟹也爲其得甘草而遺之
故也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况於
士君子之欲興名利於天下者乎夫臣不復君
之恩而苟管其私門禍之原也君不能報日之
功而憚行賞者亦亂之奉也夫禍亂之源甚由
不報恩生矣

趙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
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張孟談謂襄子曰
晉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
吾在狗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禮唯赫也子雖有
功皆驕寡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
趙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
莫敢失君臣之禮矣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

及陶叔狐陶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爲我言之君各犯言之文公之公曰嘻我豈忘具于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耽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沉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爲成人者吾以爲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義蕃援我使我不得爲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爲次賞夫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

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爲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
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
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
固爲首矣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與聞之曰文
公其霸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
詩云率禮不越此之謂也

晉文公入國至於河令棄籩豆茵席顏色黎黑
手足胼胝者在後咎犯聞之中夜而哭文公曰
吾亡也十有九年矣今將反國夫子不喜而哭

何也其不欲吾友國乎對曰邊豆茵席所以官
者也而棄之顏色黎黑手足胼胝所以執勞苦而
皆後之臣聞國君蔽士無所取忠臣大夫蔽遊
無所取忠友今至於國臣在所蔽之中矣不勝
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禍福利害不與各民同之
者有如白水祝之乃沉璧而盟介子推曰獻公
之子九人唯君在耳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
祀者非君而何唯二三子者以為己力不亦誣
乎文公即位賞不及推推母曰盍亦求之推曰

尤而劾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
曰亦使知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安用文
其母曰能如是與若俱隱至死不復見推從者
憐之乃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
從之周徧天下龍饑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
安其壤上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於
中野文公出見書曰嗟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
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其
入縣上山中於是文公表縣上山中而封之以

為介推田號曰介山

晉文公出亡問流天下舟之僑去虞而從焉文公反國擇可爵而爵之擇可祿而祿之舟之僑獨不與焉文公酌諸大夫酒酒酣文公曰二三子盍為寡人賦乎舟之僑進曰君子為賦小人請陳其辭辭曰有龍矯矯頃矢其所一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反其淵安寧其處一蛇者乾獨不

廉者不受也言盡而名至仁者不為也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草興起莫之能禦今為不信施一人猶為一塊上下雨也土亦不生之矣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而吉有陰德於孝宣皇帝微時孝宣皇帝即位衆莫知吉亦不言吉從大將軍長史轉遷至御史大夫宣帝聞之將封之會吉病甚將使人加紳而封之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之有陰德者必蒙其樂及其子孫

今此未獲其樂而病甚非其死病也後病果愈
封為博陽侯終饗其樂

魏文侯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
有喜功之色文侯命主書曰群臣賓客所獻書
操以進主書者舉兩篋以進今將軍視之盡難
攻中山之事也將軍還走北面而再拜曰中山
之舉也非臣之力君之功也

平原君既歸趙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
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未至秦急圍邯鄲邯
鄲急且降平原君患之邯鄲傅舍吏子李談謂
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乎平原君曰趙亡即勝
虜何為不憂李談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
之可謂至危而君之後宮百數婦妾荷綺縠厨
餘梁肉士民兵盡或剡木為矛戟而君之器物
鍾磬自恣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而全
君何患無有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間
分功而作之家所有盡散以饗食士方其危苦
時易為患耳於是平原君如其計而勇敢之士

三千人皆出死因從李談赴秦軍秦軍為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軍遂罷李談死封其父為孝侯

秦繆公嘗出而立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方共食其肉繆公謂曰是吾駿馬也諸人皆懼而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即以次飲之酒殺馬者皆慙而去君三年晉攻秦繆公圍之往時人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潰圍繆公卒得以解

難勝晉獲惠公以歸此德出而福反也

楚莊王賜群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視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

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懷群臣百有餘人皆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燿而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番却卒得勝之莊王怖

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死不
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即
而誅也臣終不敢以蔭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
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湔敵父矣臣乃夜絕纒
者也遂斥晉軍楚得以強此有陰德者必有陽
報也

趙宣孟將上之絳見駭擊桑下有卧餓人不能動
宣孟止車爲之下食自舍而饋之餓人再咽而
能視宣孟問爾何為畿若此對曰臣官於絳歸

而糧絕羞行乞而憎自取以故至若此宣孟與
之壺滄脯二胸拜頓首受之不敢食問其故
對曰向者食之而美且有老母將以貢之宣孟
曰子斯食之吾更與汝乃復爲之簞食以脯二
束與錢百去之笱君三年晉靈公欲殺宣孟置
伏士於房中君宣孟而飲之酒宣孟知之中飲
而出靈公食房中士疾迫殺之一人追疾先及
宣孟宣孟之而曰固是君邪請爲君反死
宣孟曰子名爲誰反是且對曰何以名爲且是

夫桑下之一人也還鬪而死宣孟得以活此所謂德惠也故惠君子君子得其福惠小人小人盡其力夫德一人活其身一惠於萬人乎故曰德無細怨無小言可無樹德而除怨務利於人哉利也者福一怨往者禍來刑於內者臆於外不可不一也此書之所謂德無小者也詩云越越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人君胡可不務一乎

孝景時吳楚反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盎為吳相時從史與盎侍兒私通盎知之不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從史懼士歸盎自迫遂以侍兒賄之復為從史及盎使吳見圍守從史適為守盎按司馬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且日斬君盎不信曰公何為者也司馬曰且故為君從史盜侍兒者也盎乃敬對曰公行親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君何患乃以刀決帳醉徒卒道出今皆去盎遂歸報

夫桑下之一人也還鬪而死宣孟得以活此所謂德惠也故惠君子君子得其福惠小人小人盡其力夫德一人活其身一惠於萬人乎故曰德無細怨無小言可無樹德而除怨務利於人哉利也者福一怨往者禍來刑於內者應於外不可不一也此書之所謂德無小者也詩云越趙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人君胡可不務愛士乎

孝景時吳楚反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盎為吳相時從史與盎侍兒私通盎知之不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從史懼士歸盎自追遂以待兒賄之復為從史及盎使具見圍守從史適為守盎校司馬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且日斬君盎不信曰公何為者也司馬曰日故為君從史盜侍兒者也盎乃敬對曰公行親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君何患乃以刀決帳醉徒卒道出今皆去盎遂歸報

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下而死智伯之百餘
讓者怒以其精氣能使襄主動心乃漆身變形
吞炭更聲襄主將出豫讓偽為死人走於梁下
駟馬驚不進襄主動心使使視梁下得豫讓襄
主重其義不殺也反盜為抵罪被刑人赭衣入
繕宮襄主動心則曰必豫讓也襄主執而問之
曰子始事中行君智伯殺中行君子不能死還
反事之今吾殺智伯乃漆身為厲吞炭為啞欲
殺寡人何與先行異也豫讓曰中行君舉人女畜

臣臣亦衆人事之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為
之用襄子曰非義也子壯士也乃自置車廬中
水漿毋入口者三月以禮豫讓讓自知遂自斃
晉逐欒盈之族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
辛俞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俞安無得從敢
從何也辛俞對曰臣對三世仕於家者君之二
世者主之事君以無事主以勤為其賜之多也
今臣三世於欒氏受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
三世之恩於晉君釋之

留侯張良之六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
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博惠王二十三年平卒
二十歲秦滅良年少未官事韓韓被良家童
三百人弟死大葬良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
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遂學禮淮陽東
見滄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
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於博浪沙誤中副
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購甚急良更易姓名
深亡匿後卒隨漢報秦

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
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
也吾嘗與鮑子負販於南陽吾三辱於市鮑子
不以我為怯如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
有所說王者而三不見聽鮑子不以我為不肖
知我之不遇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臨財分貨吾
自取多者三鮑子不以我為貪知我之不足於
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為知己者
死而况為之哀乎

晉趙盾舉韓厥晉君以為中軍尉趙盾死子朔嗣為卿至景公三年趙朔為晉將朔取成公姊為夫人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龜要而哭甚悲已而欲射手且歌盾卜之占兆絕而後好趙史援上曰此甚惡非君之身及君之子然亦君之咎也至子趙朔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乃至於晉景公而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趙穿試靈公盾雖不知猶為首賊臣

殺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後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厥告趙朔趨亡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且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後生男乳朔客程嬰持亡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

卜之曰大業之後不遂者為崇景公疾問韓厥
韓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
趙氏乎夫自中衍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
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
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
有立功未嘗有絕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
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去趙尚有
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對於是景公乃與韓厥
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
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孤名曰武諸
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
君令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群臣
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令群臣之願也於是召
趙武程嬰徧拜諸將軍將軍遂返與程嬰趙武
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故人安
可以無恩夫有恩於此攻復於彼非程嬰則趙
孤不全非韓厥則趙後不復韓厥可謂不忘恩矣
趙伯玉得罪於衛君走而之晉晉大夫有木門

子高者遠伯玉合其家居二年衛君赦其罪而反之木門子高使其子送之至於境遠伯玉曰鄙夫之子反矣木門子高後得罪於晉君歸遠伯玉伯玉言之衛君曰晉之賢大夫木門子高得罪於晉君願君禮之於是衛君郊迎之竟以為卿

北郭駟踵見晏子曰竊悅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景公出犇北郭子召其交而告之曰吾悅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更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白之遂迨公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國必侵矣方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絕頸以白晏子遂死而退因自殺也公聞之大駭乘馳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之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已也大息而嘆曰嬰不肖罪過固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竟哉

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絺三百製將以送之大夫豹曰吳雖大國也不壞交假之道則亦敬矣又何禮焉甯文子不聽遂致之吳赤市至於智氏既得事將歸吳智伯命造舟為梁吳赤市曰吾聞之天子濟於水造舟為梁諸侯維舟為梁大夫方舟方舟臣之職也且敬大甚必有故使人視之視則用兵在後矣將以襲衛吳市曰衛假吾道而厚贈我我見難而不告是與為謀也稱疾而留使人告衛衛人警

戒智伯聞之乃止

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齊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曰楚魏謀欲伐齊願先生與寡人共憂之淳于髡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復大笑而不應三問而不應王怫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國為戲乎淳于髡對曰臣不敢以王國為戲也臣隣之祠田也以奩飯與一鮒魚其祝曰下田濟邪得穀百車蟹堞者宜禾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所求者多王曰善賜之千金革車百乘立為

上卿

陽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何哉陽虎對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朝廷之吏臣所立者亦過半矣邊境之士臣所立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劫臣於君朝朝廷之吏親危臣於邊境之士親劫臣於兵簡子曰唯賢者為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

自今以來擇人而樹毋已樹而擇之

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為如是曰吾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貴一人也吾嘗富三千萬者再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孔子曰物之難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數之理也人而得之在於外假之也

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僮子衣青白衣而侍於君前子方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其父死於戰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子方曰臣以

君之賊心為足矣。今滋甚。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文侯愍然曰。寡人受令矣。自是以後。兵革不用。

吳起為魏將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子自吮其膿。其母泣之。旁人曰。將軍於而子如是。尚何為泣。對曰。吳子吮此子父之創。而殺之於注水之戰。戰不旋踵而死。今又吮之。安知是子何戰而死。是以哭之矣。

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歆之父爭田不勝。及即位。乃掘而刑之。而使歆為僕。奪庸織之妻。而使織為參乘。公游于申池。二人浴於池。歆以鞭扶織。織怒。歆曰。人奪女妻而不敢怒。一扶女庸何傷。織曰。孰與刑其父而不病。奚若乃謀殺公。納之竹中。

楚人獻龜於鄭靈公。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動。謂子家曰。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龜。召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宋怒。集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逃。弒靈公。

子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
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

說苑卷第六

說苑卷第七

鴻嘉四年二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政理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彊者
之政勑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為貴矣
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勑之勑
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
貴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立榮耻而明
防禁崇禮義之節以示之賤貨利之弊以變之

修近理內政擬機之禮壹妃匹之際則莫不慕
義禮之榮而惡令貞亂之耻其所由致之者化使
然也

季孫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
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
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言明其
化而已也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
而希其刑霸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其刑而後德
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閣刺
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於
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誅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
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故誅賞不可以繆誅賞
繆則善惡亂矣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
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而能以行化乎天下
者未嘗聞也書曰畢力賞罰此之謂也
水濁則魚困今苛則民亂城峭則必崩岸竦則
必阨故夫治國譬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絕矣
故曰急轡銜者非千里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

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削情行合而民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亡也必有以也此之謂也

公叔文子為楚令君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暗下暗則上聾聾暗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針縷者成惟暮合外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

慕

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為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而國家治失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已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已者也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懔懔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欲也不以道導之則吾

誰也若何而毋畏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欲舉事於國昭然如日月無患夫愚婦皆曰善可乎仲曰可然非聖人之道桓公曰何也對曰夫短綆不可以汲深井知鮮不可以與聖人之言惠士可與辨物智士可與辨無方聖人可與辯神明夫聖人之所為非衆人之所及也民知十已則尚與之爭曰不如吾也百已則疵其過千已則誰而不信是故民不可補而掌也可并而牧也不可暴而殺也可麾而致也衆不可戶說也可舉而示也

衛靈公問於史鮪曰政孰為務對曰大理為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為務子路見公公以史鮪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為務少馬兩國有難兩軍相當司馬執抱以行之一鬪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為非也此其為殺人亦衆矣故曰司馬為務少馬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日天脩教一年而有扈

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獄之所聽兵革之
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教為務也

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
而問之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桓公曰
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
愚人也何為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特
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
遂持駒去傍隣聞之以臣為愚故名此谷為愚
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為而與之桓公

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
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為理安有收人之駒
者乎若不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
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脩政孔子曰弟子
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為愚
者也况不及桓公管仲者也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
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
上有道是入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為本今

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誅之是唐殺不事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德風矣躬行不從而后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首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凌遲故也今是仁義之凌遲久安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道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

魯哀公問放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凱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文王問於呂望曰爲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振饑寡孤獨

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興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義也愛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斂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故善爲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飢寒爲之哀見其勞苦爲之悲

武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貫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舉過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媿慝下不陰害不幸官室以費財不多觀游臺池以罷民不彫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武王曰善哉武王問於太公曰爲國而數更法令者何也太

公曰爲國而數更法令者不法法以其所善爲法者也故令出而亂亂則吏爲法是以其法令數更也

成王問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王曰其度安至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夏殷之臣反讎桀紂而呂湯武夙沙之民自攻其主而歸神農氏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無懼也

仲尼見梁君梁君問仲尼曰吾欲長有國吾欲列都之得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爲之奈何仲尼對曰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問於立者多矣未嘗有如主君問立之術也然而盡可得也立聞之兩君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之得毋殺不辜毋釋罪人則民不惑益士祿賞則竭其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

善為刑罰則聖人自來尚賢使能則官府治梁
君曰豈有不然哉

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
來遠魯哀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諭臣
齊景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
問政於夫子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孔
子曰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
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公以惑
其君外鄆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

臣齊景公奢於臺榭迳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
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
此三者政也詩不云乎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此
傷離散以為亂者也匪其止共惟王之此傷
姦臣蔽主以為亂者也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此傷奢侈不節以為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
政其同乎哉

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
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

心矣何閉於門哉

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內政毋出外政毋入夫衣裘之不美車馬之不飾子女之不潔寡人之醜也國家之不治封疆之不正夫子之醜也子產相鄭簡公之身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也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善斷事子太叔善決而文公孫揮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變而立至又善為辭令裨謀善謀於野則獲於邑則不且有事乃載裨謀與之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斷之使公孫揮為之辭令成乃受子太叔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也

董安子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忠曰信曰敬董安子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曰安敬乎曰敬於不善人董安子曰此三者足矣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我為之奈何文

侯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
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豪賢
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
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
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
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
明明乃治治乃行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
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

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所以於宓子賤
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
任人者固佚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枝全
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
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立所以
爲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
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
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

一人孔子曰父喪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能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堯舜繼矣

宓子賤為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宓子賤為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

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
者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
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
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襲
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
而南嚮不足及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
王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
者三也孔子不說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

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
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
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嚮南嚮得及親戚是以親
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
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
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曾無君子也斯焉
取斯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爲
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

寡人將加大誅子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
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
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
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
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飢
者而君反以罪臣今日後之治東阿也屬託行
貨賂至并會賦斂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
魚入於權家當此之時飢者過半矣君乃反迎
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
路再拜便僻景公乃下席而謝之曰子強復治
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
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
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
子貢為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
因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而
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
賢是謂棄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

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為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為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為吏者在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亡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毋先已而後人擇言出之今口如耳

其父有功而祿其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為榮華入則脩竽瑟鍾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以亂鄉曲之教如此者奪其祿以束四方之士此之謂奪淫民也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管仲對曰患夫社鼠因往託焉燠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

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為亂誅之則為人主
所察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
者為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
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
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
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
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齧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
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
矣此治國之所患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為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
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
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
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言進則善
無由入矣復橐之君朝齊桓公問治民焉復橐
之君不對而擁口操衿抑心桓公曰與民共甘
苦飢寒乎夫以我為聖人也故不用言而諭因
禮之千金

晉文公時翟人有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

歎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為罪也大夫藥
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
乎文公曰善我說之藥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
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列地以分民
散財以賑貧

晉文侯問政於舅犯舅犯對曰分孰不如分腥
分腥不如分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祿是以上
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政
師而戰者其此之謂也

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三月朔日有蝕之寡人學
惛焉詩所謂彼日而蝕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
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譴於日
月之災故不可不慎也政有三而已一曰因民
二曰擇人三曰從時

延陵季子游於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
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
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
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

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
惡而故室美新墻卑而故墻高吾是以知其民
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
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

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伯禽
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
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
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釋及五世
三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

者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
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
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太公之賢
不如伯禽也

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
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
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曰寡人使吏禁女
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相望而不止者
何也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

首於門而求買馬內也公胡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爲也公曰善使內勿服不旋月而國莫之服也

齊人甚好轂擊相犯以爲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爲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轂擊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下車棄而去之然後國人乃不爲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也民不肯止故化其心莫若教也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罪者取金於府者士農工商也婚姻之道廢則男女之道悖而淫佚之路興矣

說苑卷第七

說苑卷第八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上

尊賢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
士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
得民也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也將懷遠而致
近也夫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雖有千
里之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游江
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舟霸王者託於

賢伊君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之船乘也
釋父兄與子孫非疏之也任庖人釣屠與仇讎
僕庸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亦不得不然
也猶大匠之爲官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此
功校而知人數矣是故呂尚聘而天下知商將
亡而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任而天下知齊
秦之必霸也豈特船乘哉夫成王霸固有人亡
國破家亦固有人桀用千辛紂用惡來宋用唐
鞅齊用蘇秦秦用趙高而天下知其亡也非其
人而欲有功譬其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
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禹猶亦困而又
沈乎俗哉

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皆叛不朝無暴
寡強劫弱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之不絕若然
桓公於是用管仲鮑叔隰朋實胥無窳戚三存
亡國一繼絕世救中國攘戎狄卒皆荆蠻以尊
周室霸諸侯晉文公用咎犯先軫陽處父強中
國敗強楚合諸侯朝天子以顯周室楚莊王用

孫叔敖司馬子反將軍子重征陳從鄭敗強晉
無敵於天下秦穆公用百里子墨叔子王子虜
及由余據有雍州攘敗西戎吳用延州來季子
并異州揚威子鷄父鄭僖公富有千乘之國貴
為諸侯治義不順人心而取殺於臣者不先得
賢也至簡公用子產裨謀也叔行人子羽賊臣
除正臣進去強楚合中國國家安寧二十餘年
無強楚之患故唐有官之奇晉厭公為之終夜
不寐恭楚有子王得臣文公為之側席而坐遠乎

賢者之厭難折衝也大宋襄公不用公子目
夷之言大辱於楚曹不用僖負羈之諫敗死於
戎故共惟五始之要治亂之端在乎審已而任賢
也國家之任賢而吉任不肖而凶察往而親
己事其必然也如合符此為人君者不可不
慎也國家昏亂而良臣見魯國大亂季友之
真見僖公即位而任季子魯國安寧外內無
憂行政二十二年季子之卒後邾擊其南齊伐其
北魯一不勝其患將乞師於楚以取全耳或作故傳曰

患之起必自此始也公子買不可使成衛公子遂
不聽君命而擅之晉內侵於臣下外困於兵亂
弱之患也僖公之性非前二十一年常賢而後乃
漸變為不肖也此季子存之所益亡之所損
也夫得賢失賢其損益之驗如此而人主忽於所
用甚可疾痛也夫智不足以見賢無何之何
矣若智能見之而強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莫
亡小者亂傾此甚可悲哀也以宋殤公不知孔
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趨死而救之

趨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
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
國政者是知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
能用故宋殤公以殺死魯莊公以賊嗣使宋殤
蚤任孔父魯莊素用季子乃將靖隣國而况自
存乎

郟子說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勝臣也湯立
以爲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管仲故成陰之狗盜
也天下之庸夫也齊桓公得之爲仲父百里奚

道之於路傳賣五羊之皮秦穆公季之政
寧戚故將車人也叩轅行歌於康之衢桓公任
以國司馬喜鶻脚於宋而卒相中山范睢折脅
拉齒於魏而後為應侯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
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
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故詩曰緜緜之葛在於
曠野良工得之以為締紵良工不得枯死於
野此七士者不遇明君聖主幾行乞丐枯死
於中野譬猶緜緜之葛矣

眉睫之微接而形于色聲音之風感而動乎心
寧戚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而舉之鮑龍跪石
而登嵯孔子為之下車堯舜相是不違棄陰文
王舉大公分不以日久故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
親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矣故士之接也
非必累之臨財分貨乃知其廉也非必與之犯
難涉危乃知其勇也舉事決斷是以知其勇也
取與有讓是以知其廉也故見麋之尾而知其
大於狸也見象之牙而知其大於牛也一節見

則百節知矣由北董之以所見可以占未發類
小節固足知大體矣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
以吳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禽於越文
公以晉國霸而厲公以見弑於匡麗之宮威王
以齊強於天下而湣王以弑死於廟果穆公以
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其所以君王
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是故成王處襁
保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

餓於沙丘任李兌故也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而死不葬為天
下笑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魏有
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
鄢陵任唐雎國獨特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
位齊有田單襄王得國由此觀之國無賢佐俊
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
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
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

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之三面而夏民從越王不墮舊冢而吳人服以其所爲之順於民心也故聲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則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管仲桓公之賊也鮑叔以爲賢於已而進之爲相七十言而說乃聽遂使桓公除報讎之心而委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能北走桓公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叔也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而佯狂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自是之後殷兼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趙至蘇子屈景以周楚至於是舉兵而攻齊棲閔王於莒燕校地計衆非與齊鈞也然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安之國無恒治之民得賢者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云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云

而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昌則未有異乎却走
而求速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
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死尚如是其厚也况當
世而生存者乎則其弗失可識矣

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
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
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親舉五羖大夫於係縲
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
也霸則小矣

或曰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立善仁義也將
謂桓公恭儉乎與婦人同與馳於邑中非恭儉
也將謂桓公清潔乎閨門之內無可嫌者非清
潔也此三者亡國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有之
以得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畢朝周
室爲五霸長以其得賢佐也失管仲隰朋任
豎刁易牙身死不葬蟲流出戶一人之身榮
辱俱施者何者其所任異也由此觀之則士佐急矣
周公且白屋之士所下所下者七十人而天下之

言考
皆至晏子所與同交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亦
至仲尼脩道行理文章而天下之士亦至矣伯
牙子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而志在太山鍾
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若太山少選之間
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復曰善哉乎鼓琴湯湯若
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
為世無足為鼓琴者非獨鼓琴若此也賢者
亦然雖有賢者而無以接之賢者奚由盡
忠哉驥不自至千里者待伯樂而後至

周威公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窮者
達之亡者存之廢者起之四方之士則四面而
至矣窮者不達亡者不存廢者不起四方之士
則四面而畔矣夫城固不能自守兵利不能自
保得士而失之必有其間夫士存則君尊士
則君卑周威公曰士壹至如此乎對曰君不聞
夫楚平王有士曰楚侯胥丘負客王將殺之出
亡之晉晉人用之是為城濮之戰又有士曰苗
賁王將殺之出士走晉晉人用之是為鄢陵

之戰又有士曰上解于主將殺之出亡走晉晉
人用之是爲兩堂之戰又有士曰伍子胥王殺
其父兄出亡走吳闔閭用之於是興師而襲郢
故楚之犬得罪於梁鄭宋衛之君猶未遽至于
此也此四得罪於其士三暴其民骨一亡其國
由是觀之士存則國存士亡則國亡子胥怒而
亡之申包胥怒而存之士胡可無貴乎

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對曰
母取拊者母取健者母取口銳者哀公曰何謂

也孔子曰拊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健者必欲業
人不可以爲法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
驗也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慤愿順然
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
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
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誠
者然後親之於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曰親
仁而使能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
言者所以抒其胸而發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

能言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
行雖有姦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

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
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
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
使周公驕而且悛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
至者則必貪而尸祿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矣
齊相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
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相公曰

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為足
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暮年而士不
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
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
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乎夫太山不辭壤
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
詢于蕩蕘言博謀也相公曰善乃因禮之暮月
四方之士相携而並至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
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

齊景公伐宋至于歧隄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
歎曰昔我先君桓公長轂八百乘以霸諸侯今
我長轂三千乘而不敢久處於此者豈其無管
仲歟弦章對曰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
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令桓公在此則車下之
臣盡管仲也

趙簡子游於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
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
里而所以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
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趙簡子曰吾門左右客
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
吾尚可謂不好士乎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
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
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卑益之滿
把飛不能為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
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

齊宣王坐淳于髡待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
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

古者所好何與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馬
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
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
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于髡曰古者騂騶騏驎
今無有主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
今無有主選於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廐西施
今無有主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
湯之士而後好則堯舜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
王嘿然無以應

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
盡御府繒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讓對曰君之賞
賜不可以功及也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也猶
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雞矣雖有香餌而不能
致者害之必也

宗衛相齊遇逐罷歸舍召門尉田饒等二十有
七人而問焉曰士大夫誰能與我赴諸侯者乎
田饒等皆伏而不對宗衛曰何士大夫之易得
而難用也饒對曰非士大夫之難用也是君不

能用也宗衛曰不能用士大夫何若田饒對曰
厨中有臭肉則門下無死士今夫三升之稷不
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紈素綺繡靡麗堂楮
從風雨弊而士曾不得以緣衣果園梨栗後宮
婦人搗以相擿而士曾不得一嘗且夫財者君
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用所輕之
財而欲使士致所重之死豈不難乎哉於是宗
衛面有慚色逡巡避席而謝曰此衛之過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
衛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內姑姊妹無別
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也靈公之
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
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
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
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
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鮪去衛靈公邠
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鮪之入也而後入臣是
以知其賢也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
還曰廊下有二下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
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
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孔子問居喟然而嘆曰銅鞮華而無死天下
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有入也何若孔子曰
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
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
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

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以衆攻寡而無不消
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旦制天下之
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
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由子方後太子擊子遇
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為我請
君待我朝謂太子不說因謂子方曰不識貧窮
者驕人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
貴者安敢驕人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吾未見以

國待亡者也大夫驕人而亡其家吾未見以家待亡者也貧窮者若不得意納履而去安往不得貧窮乎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太子父文侯道田子方之語文侯歎曰微吾子之故君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不子方以行得而文之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為獻於我我是以得有武之功吾所以不進於此者吾未見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豈不及古之人乎

晉文侯行地登隧大夫皆扶之隨會不扶文侯曰會夫為人臣而忍其君者其罪奚如對曰其罪重死文侯曰何謂重死對曰身死妻子為戮焉隨會曰君奚獨問為人臣忍其君者而不問為人君而忍其臣者邪文侯曰為人君而忍其臣者其罪何如隨會對曰為人君而忍其臣者智士不為謀辨士不為言仁士不為行勇士不為死文侯援綏下車辭大夫曰寡人有腰髀之

病願諸大夫勿罪也

齊將軍田穰出將張生郊送曰昔者堯讓許由以天下洗耳而不受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伯夷叔齊辭諸侯之位而不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於陵仲子辭三公之位而傭為人灌園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智過去君弟變姓名免為庶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此五大夫者名辭之而實羞之今將軍方吞一國之權提鼓擁旗被堅執銳旋回十萬之師檀斧鉞之誅慎毋以士之所羞者驕士田穰曰今日諸君皆為贖相道具酒脯而先生獨教之以聖人之道謹聞命矣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黃蹠堂而與之言翟黃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止卿既受吾賞文責吾禮毋乃難乎

孔子之鄉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問顧

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
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
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
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兮有美
人清陽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
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毋踰閑小
德出入可也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
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
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
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為
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
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俎
得毋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
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對曰
不知賢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
而不信害霸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桓公曰善

魯人攻鄆曾子辭於鄆君曰諸出寇罷而後復
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鄆君曰寡人之於先
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
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鄆而數之罪子而曾子
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鄆君復脩曾子舍而後迎之
宋司城子罕之貴子韋也入與共食出與同衣
司城子罕亡子韋不從子罕來復召子韋而貴
之左右曰君之善子韋也君亡不從來又復貴
之君獨不愧於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唯不能

用子韋故至於亡今吾之得復也尚是子韋之
遺德餘教也吾故貴之且我之士也吾臣之削
迹拔樹以從我者奚益於吾亡哉

楊因見趙簡主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
好士故走來見簡主聞之絕食而難蹠而行左
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衆也事君五去是
不忠上也今君有士見過八矣簡主曰子不知
也夫美女者醜婦之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
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見之因授以為

相而國大治由是觀之遠近之人不可以不察也
應侯與賈于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
之琴一何張也賈于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之
悲耳為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
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哉

十三年諸侯舉兵以伐齊齊王聞之惕然而恐
召其群臣大夫告曰有智為寡人用之於是博
士淳于髡仰天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大笑
不應三問三笑不應王艷然作色不悅曰先生

以寡人語為戲乎對曰臣非敢以大王語為戲
也臣笑臣隣之祠田也以一大區飯一壺酒三鮒
魚祝曰解蠶塚者宜禾濟邪者百車傳之後世洋
洋有餘臣笑其賜鬼薄而請之厚也於是王乃
立淳于髡為上卿賜之千金革車百乘與平諸
侯之事諸侯聞之立罷其兵休其士卒遂不敢
攻齊此非淳于髡之力乎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
國也齊亦萬乘之國也常欲相并為之奈何對

曰易知耳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
軍將之至禽將軍首而反耳齊使田居將則楚
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分別而相去也齊
使眇子將楚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而忌從相
國上將軍為左右司馬如是則王僅得存耳於
是齊使申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至擒將
軍首反於是齊王忿然乃更使眇子將楚悉發
四封之內王自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為左
右司馬益主車屬九乘僅得免耳至合王此面

正領齊松問曰先生何知之早也田忌曰申孺
為人侮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者俱不為用
是以亡也田居為人尊賢者而賤不肖者賢者
負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別而相去也眇子之為
人也尊賢者而愛不肖者賢不肖俱負任是以
王僅得存耳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焉歎曰吾
獨無緣讓以為臣寒重舉酒進曰臣請浮君文
侯曰何以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

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
侯曰善受浮而飲之爵而不讓曰無管仲鮑叔
以爲臣故有豫讓之功也

趙簡子曰吾欲得范中行氏之良臣史黻曰安
用之簡子曰良臣人所願也又何問焉曰且以
爲無良臣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薦可章善而
替否獻能而進賢朝夕誦善貶而納之聽則進
否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良臣也不能匡相其君
使至於難出在於外又不能入亡而棄之何良

之爲若不棄君安得之夫良將營其君使復其
位死而後止何回以來若未能乃非良也簡子
曰善

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
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
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
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已用而怨之不肖者
知其賤已而讎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讎之怨讎
並前中行氏雖無一作亡得乎

晉荆戰於郊晉師敗績荀林父將歸請死昭公
將許之吉貞伯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勝于荆文
公猶有憂色曰子玉猶存憂未歇也因獸猶聞
况國相乎及荆殺子玉乃喜曰莫子毒也今天
或者大警晉也林父之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
過社稷之衛也今殺之是重荆勝也昭公曰善
乃使復將

說苑卷第八

